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卷之八

與范大卿

一作直閣

師厚

一帖

舟次吳門見別乘問安否云師厚昨晚出山中矣

方拊髀悵然

前漢馮唐傳廼拊髀曰髀音陞

不圖車騎之臨是日

使君置酒夜分而罷晨起對客猶在醉夢中飯已

就卧奴輩不以告

晉書石崇曰奴輩利餘財

遂不獲拜亟起同

壽朋詣行次而舟楫已東至今以為負也即日伏

惟台候萬福某久闊念欲一望光塵終當具小舟

泊靈巖

吳郡圖經云秀峯寺在靈山寺占故宮之境景物清絕

乘檐輿趨謁

追叅杖履入天平方丈吳郡圖經云天平寺在吳縣西南天平山下寺建於

寶曆二年白樂天為蘇州刺史之歲求一日之款而去吳郡圖經云先葬天平山寺之旁賜額曰白雲寺中有文正祠堂云

與朱直閣字師寶自號機山閑人四帖

邊虞小定念欲嗣音毛詩子衿篇云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注嗣習也箋云嗣

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戚以恩責其忘也又不果忽拜使者於門具審

春和壽體萬福燕超春事可以想見先生文集載燕超堂記云

中奉大夫直秘閣華亭朱公著名籍於仕版者五十年四持使者節官至上大夫尊頭三朝而被遇

於太上皇召見賜帶服進職中秘恩賚光寵一時歆豔以為榮年七十上書納祿築堂園中將朝

夕游駭於此堂成肅賓客置酒落之名曰燕超乃

貽書徵余文為記又曰公家居海上築室舍旁疏

池沼蒔花竹幅巾杖藜徜徉其中夫婦偕老歲時

坐堂上華髮相映子孫滿前腰綬擁笏奉卮酒為

壽吹竹彈絲極歡而罷得然拄杖穿花携壺藉草

老氏所謂燕處超然者唐杜甫集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奉答絕句云只須伐竹開荒徑

誰與共此樂也拄杖穿花聽馬嘶又東坡先生浣溪沙云羅幃空飛洛浦塵錦袍不見謫仙人携壺藉草亦天真先

生拈出此對始若天成

痰咳審已痊除海邦詩闕宮遂荒徐宅至於百賈

前漢書王褒傳曰百賈震動頽師古注曰賈謂賈賣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之稱也走集之

地水陸之品日薦匕筯而後堂鍾鼓之樂前漢書田蚡傳

曰前盧又足以供耳目之娛先生文集載燕超堂一詩云海禺納萬艘

市區沸百賈黃塵翳白日千騎騰一鼓蚊巢十字

路四頭盡曠土蝸角兩大國一怒有漂杵爭名眩

多盧聚訟紛衆楚昏昏氣成霧濯濯汗浹雨朱公

誤涉世吏隱裔珪組俗緣墮人境心大接天寓寒

芳採蓮舟擷秀藝藥圃山寒石棱秀樹老松髯古

風牽碧蘿卷雨壓翠纛舞寧湏鳥催酤自有花解

語觀魚樂洋洋夢蝶飛栩栩坐令遊俠窟化作仙

佛土高卧水國秋靜憩月庭午不假壺公龍上天

有官府按先生超然堂記云某公夫人之盲從子

也憂患乖離不獲見十年矣其山林之勝輪奐之

華今不能述也他日造公之堂尚能援華賦之心

故僕載之於此俾讀是者亦足以想見其處也心

胖體舒記大學篇曰心廣體胖又趨微恙自無安

立處東坡先生答子由問黃蘗長老疾替云五蘊

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岳盡圓融病根何處容

他住日夜還將藥石攻先生云微恙自來年慶八

無安立處則語簡而意盡殆勝前矣

十當奉一觴於賀客之後也

比蒙貶誨謹如所戒不敢留來使草草占報必已

聞即日春寒台候萬福歲月可驚亡姑令人奄終

七供悲慟奈何先生集載中奉大夫直祕閣致仕

弟彥卿之女尚書職方員外郎夷甫之孫以公貴

封令人有賢行年七十一紹興八年十一月辛丑

以疾卒葬于華亭縣之脩竹鄉福全村官山原

上又曰某視吳國為祖姑公令人之從子也

冀高明照了諸妄勿過戚戚重貽諸郎之憂也

集載公墓誌曰三子口寬右從政追助之法不必

郎曰宰右迪功郎曰宗右從事郎

專供佛僧但振揀貧窮洞貫幽顯如響應矣不宜

按洪舍人夷堅志湯致遠樞密鎮江金壇人其子

庭直先卒有兩孫隆興二年湯公薨數月後見夢

于長孫曰我生時無大過死後不落惡趣不須營

功果但邑人多苦飢能發廩振之遠勝作佛事於

吾亦有賴也是夕里人多夢湯至言皆同長孫以

米五百斛與金壇宰使拯飢者米盡又以三百斛

繼之以是推之先生之言信有徵矣又前漢史過

秦論曰天下雲合響應顏師古注嚮讀曰響言如

響之應聲

使臨枉教具審秋高

杜少陵詩秋高馬肥健又唐杜牧之樊川集詩云南山與

秋色氣勢

台候萬福審聞抗章

前漢書楊雄傳曰獨可抗章疏顏師

古注曰抗舉也謂上之也

得謝何去之果

按先生文集載公墓誌云宣和六年公提

點南京鳴慶宮靖康以還天下多故凡三請

世亂

祠觀遂告老紹興五年七月守本官致仕

多故畏途如漆莊子達生篇云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從而

後敢一蹈危機

南史晉諸葛長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用徒布

出焉衣豈可得也又東坡先生題韓子華便同机上肉

便同机上肉

石淙莊云功名意不已數與危機會

獨執事

東坡先生曰平勃未嘗日忘漢漢陸

賈為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机上肉

犒執事注云言執

乞身於強健之時避世於兵亂

之後按先生超然堂記云惟公聰明敏達見微知

衣冠僵仆交迹公家居海上不出閭巷不去墳墓

不見一夫疾步急呼之警而又才智絕人自縣令

州佐奉使一路名迹偉然常最其列至高風雅望

追配古人而以衰病不得從賀客贊喜為歎也君書

牙篇云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孔氏注曰言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于前人之令名東坡先生答舒煥書云足下文章之羨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

與胡寺丞

祖武

一帖

自領報貺諸幼更病館醫彌月嗣音缺然奉告喜

聆溽暑欣佳陶器二種極慰所望既輟囊金唐杜甫集

北征詩云那無囊中金又勤遣騎馳送媿謝不可言舍弟已

飭胡橋幹人緝金矣方定用事饒瓷之賤與凡

等耳南渡之後獨步一時獲價三倍此陸玩之客

所以持酒酌柱石而獻箴也陸玩字士理初遷侍中轉司空有人詣之

飲酒瀉柱祝曰當今乏材以汝為柱石莫傾人棟梁玩笑曰得卿良箴敬而佩之嘗歎曰以我為三

公無人談者以為知言

與張郎中

字文仲

二帖

去違六七年忽枉餽問發書熟視東坡先生唐論曰州縣之吏熟視而

走無敢筆力唐杜甫集贈顧八分文學詩云顧侯誰何運鑪錘筆力破餘地又唐韓愈答張

籍詩龍文百斛道麗又過疇昔禮記檀弓篇孔子

東坡先生赤麟賦疇昔之夜喜聆壽躰勝健為慰

履茲新春伏惟萬福某竄伏丘園易賁卦六五

帛矣一笑之適未可踰度也不宣

省書知尚未亨復何故復卦曰復亨出入無疾朋辛

如晦為廟堂宣力莊子曰楚有龜死三千歲年而

不能為左右出一言注見八卷常復何道然文仲

回向佛祖已造三昧大乘金剛般若三昧一切前漢

帝紀曰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秩滿如真顏師

古注曰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

物苟取齊整不願長世間視空中之飛電東坡先

載叔黨颺風賦云求彷彿而過耳視空中之飛電

又東坡先生次高安令峽山寺見寄詩韻狂雷失

目語過電不容不復顧邪

晦為廟堂宣力莊子曰楚有龜死三千歲年而不

能為左右出一言注見五卷常復何道然文仲回

向佛祖已造三昧大乘金剛般若三昧一切前漢書

由吏在位一百石以上一切秩滿如真顏師古注

由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

取齊整不願長短世間視空中之電東坡先生文

縱橫故言一切風賦云求彷彿而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又東坡先

生次高安令峽山寺見寄詩韻狂雷失語過電

木容可復顧邪

與莫刪定

字謙仲

十帖

某父欲至崑山九域志曰秀州有崑山吳地記曰

華亭谷水東西二里有崑山陸氏

之祖葬於此因機雲皆負辭學時人以玉出崑崗因而名之吳郡圖經云崑山在本縣西北或曰華亭蓋割崑山之境以縣華亭故也晉陸機與其弟雲以文為世所貴時人比之為崑崗出玉故此山得**不免觸熱一行**杜工部集送高三十五書記詩云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

留三日乘潮入雲間地名屬秀之華亭晉史陸雲稱雲間陸士龍即此地也

繫舟西樓下先生文集載寄題莫謙仲西樓詩云層梯倚半空百尺卧元龍偃蹇一榻

上崢嶸兩爭雄暮捲珠簾雨夜鎮犀帷風吾公安在哉雲中指青紅俯視大千界一器蚋滿中巢蚊

幸有餘國蝸遂相攻湛湛天一碧萬一快洞心駭里磨青銅不落牛背上悠然送飛鴻

目之觀注見一卷與公晤語一夕而後別但大暑張右丞帖

中款門韓文公集游青龍寺贈崔補有襜襖之嫌闕詩云誰家多竹門可款

藝文類聚及初學記載晉程曉伏日詩云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襜襖子觸熱到人家土人聞客來輒蹙奈此何搖扇臂中麻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歌集韻曰襜襖**特公知照相處於形骸之外**莊子云不曉事之名

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固無嫌也**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越國逝去先生文集載秦國夫人**正氏墓誌**云故相大宰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又

與鄭大資帖云共惟越國太夫人故左相岐公之

女太宰華原王之配今資政殿大學士之母子孫

簪笏滿門內外姻族位將相登侍從者亦不可勝

數南北解仇太母還御東朝大資發論造功為國元勳國太於此時感微疾而終極**泛小舟過崑山**天下之哀榮方冊所載殆無倫擬

致一奠門墻在望一葦而航詩河廣篇云誰謂河廣一葦航之注云航

渡也誰謂河水廣歟可至也顧以觸熱造門權襪

之嘲不可解也前漢書楊雄作解嘲遂解而西史記項羽本紀曰項王引

兵解而東歸第有悵惘

松江對月吳郡圖經松江出太湖入于海鄞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江水分流

謂之三江口庾仲初楊都賦云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

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松江一名笠澤云固已技癢顏氏家訓云應

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父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技

癢不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懷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耳伎癢今史記並作徘徊或作傍徨不能無出

言是為薄俗傳寫誤也但老人無疾恙當馳小舟

一追躅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杜子美詩云爾

唐杜工部集寄贊上人詩云徘徊虎穴土面勢龍

阜頭渠荆具茶茗逕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去冬余郎持書來乃公秋初所遺既逾時矣長至

後莫橫山過荆谿少駐歸路入郭又領問餽而不

獲拜使者之辱度歲日具崑山之舟謂當馳一介

上狀又不果行度已在譴訶之域久矣即日初暑

共惟體力勝常厚意又不報後漢馮異傳使三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

帛詔曰倉卒蕪萋亭豆粥滹沱如負背芒注見左

河麥飯厚意又不報異頓首謝

帖司今以書屬德父致謝又未知幾日登几案也

○此得資殿書言高郎逝去想極悲惱謙仲以孝

友為一時標表送往事居固無餘恨而破甑後漢史郭

林宗傳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

異弊帚文選魏文帝論尚復置戚戚於胷中耶所

冀厚自持以慰存歿之望東坡先生在黃州日上文路公書云使破甑弊

帚復增九鼎之重

謙仲天下之奇才而與世俗嗜好酸鹹不相入唐

文公集酬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云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酸鹹味遂獨立一

世為高人勝士比過隱居少鄉下同產之親弟妹

甥姪連牆接閨如處一室哀樂同休感緩急共有

無絲淚而間貴為天子猶有尺布斗粟之誼前漢

南厲王死有民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聞之曰天

下以我貪淮南地耶乃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而布衣之行如此他日

必有鄉大夫表其間以為厲世之規前漢史梅福傳曰故爵祿

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

舟次吳門作一紙附趙令所假兩夫欲遣而失所

在遂屬余郎傳送海鹽致之今已徹省覽否伏蒙

誨存發函三復喜聞大暑尊履勝健某數竒不偶

注見九卷古伐樹削迹南華真經曰孔子問子桑

守王舍人帖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園於陳蔡之間吾犯數患交親益疏徒友益散何歟為世陳人

注見三卷與獨謙仲以聲氣相求易乾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存炤如一日也繫舟舍下治具浹辰無蓐炊前漢

信傳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迺厭王

晨炊蓐食之張晏注曰未起而蓐蓐中食也孫之意注見四卷宮自視歛然孟子曰附之以韓

歛然則過蒙德如此愧謝不知所之也

某欲營一舟但時作此想而已比蒙貸金市木遂

推輪於此文選夫推輪為大輅之趙船遣報復出

緩頰又將合浮圖之尖也感哉如何可言某謹如

所教復遣孫保者聽使令更望一言屬充父擇副

所乏者橐金前漢史陸賈傳出所使越橐中不敢

復輟只為投買若干為錢若干判押入案少待旬

月遣舟納直付所償之木可謂終始大賜也

崑山致茶餉書言謙仲屬疾方愈便欲遣問忽見

徂暑毛詩四月篇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注哀慵

抵此只自責也連雨遂涼伏想尊體萬福某暑退

欲詣吳門乘青龍潮趨高隱又復不果先馳一介
上狀不宣

春夏之交鄉縣嘗禱旱矣既得雨旋謁晴抵秋復
旱已而大澍連數夕下田遂厭雨矣所望開霽旬

日藝麥穫稻庶兩獲也吾曹欲安於田里前漢史循吏傳

序曰民庶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須田夫野婦共此

一飽乃可莫枕聞雲間華亭地名見前亦得歲想見挂笏

西樓之上也挂笏注見二卷楊樞密帖西樓謙仲所居之樓也詳見前

與紹興倅一姪刪定字大雅一帖

向來營從歸次鄉孫兩辱顧存前漢史淮陽王欽傳曰乃幸左顧存

恤晤語連日毛詩東門之池篇曰可與晤語喜過所望一別歲餘

意謂馬首已南矣春秋左氏傳曰荀偃今曰惟余馬首是瞻專介遺書

審聞按田四明注見三卷楊樞密帖復還永嘉永嘉朝分天下為

十九路以温州隸兩浙東路治永嘉衝涉之餘寢飯宜適某行年七

十多病早衰不自意抵此前漢史高祖紀云不自意先入關又吳王傳云

不自燈下猶能讀書筋力亦只如故恐尚見吾姪

昂霄一鳴也淳于髡說齊王以隱曰國中有一大鳥

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温台道中山水佳

絕水嘉志曰樂清縣鴈蕩山在山門鄉芙蓉村崑
域書阿羅漢諾詎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鴈蕩山
龍湫太平興國改元有僧全了遊荆南玉泉山遇
西天竺國僧言求嘉有諾詎羅尊者道場數適當
興師宜往訪焉力成茲事了問其略答曰地以花
名山以鳥名中有龍湫宴坐此尊者棲錫之地也
越明年丁丑至山下問其村曰芙蓉山曰鴈蕩了
因感悟入山結廬以居曰芙蓉庵又芟雜棘荆深
入其阻增初庵宇今古塔能仁等寺皆其故基至
已卯歲僧行亮又深入是山居之以相了今靈岩
寺安禪谷是也天聖九年辛未又有僧文古者居
山之東盡鴈山之東屬焉曰碧霄庵今靈峯院是
也後復益置梵刹至一十有八而鴈山之奇壑怪
岫搜抉幾盡矣自鴈山既顯而乘輅把麾有事東
南者往往枉道將焉形於篇什不可勝紀浙東之
佳山水惟永嘉求嘉之佳山水惟鴈蕩云又按仙
經稱桐柏山金庭宮一名天台山高萬八千丈其

山入百里四面視之如一金庭不死之鄉在桐柏
之中方圓四十里上有黃雲覆之經冊水南行有
洞交會從中過待行四十里則得也樹則蘇珥琳
碧泉則石髓金精其山盡五色金也各山略記曰
天台是衆聖所降葛仙翁山也時以齊州靈嵩荆
州玉泉潤州栖霞台州國清為四絕見九域志
想已紀述如已就編次他日寄錄一本幸甚先生

載送刪定姪倅越序曰刪定大雅姪余愛其詩語
最工迺來作箋啓他文亦稱是比赴會稽別乘携
文過別辭句温麗不類舊常大抵能道意之所欲
言而無艱難辛苦之態音拍華暢自中律呂蓋進
于技矣先生帖中稱按田一畫卷作六言二章繼
四明末嘉蓋倅越時也

和向伯恭之後

先生文集載題刪定姪畫卷二首

海上神鰲負出天邊靈鷲飛來○水邊兩鵠語時
山下牛鳴地蒼梧翠竹森然長與閑雲卧起○

薊林居士向子諱字伯恭先生文集有薊林銘存焉米元章五詩亦跋數語於紙尾文集不載但老來筆力衰減注見同卷張即中帖無以副吾姪喜事好奇之意耳

與常州趙倅字倅甫

二帖

某自接英游前漢書枚乘傳日與英俊並游十六七年及是始獲

奉周旋春秋左氏傳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而以帝胄天枝之貴唐杜

甫贈李判官詩云宗枝神堯後謙恭好禮賢稱一時可嘆可慕也

即日恭惟尊履勝常某昨日理舟唐杜甫集水會度詩云篙師

理楫遲明前漢書高帝紀曰遲明園宛城三匝顏師古注曰言園城事畢然後天明故曰遲明

變為去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遜亦緩之義也遜音黎已次

舍下前漢書吳王傳曰治次舍須大王顏師古注曰次舍止息之處又杜甫集絕句云舍下筍

穿雖去遠門牆而附託餘芘在帡幪之中也楊子法言

吾子篇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注曰帡幪蓋覆也

蒙輟遣齋艦携兒婦六七輩以俱道途所次前漢史陳

勝傳曰令廣之次所顏師古注曰廣所次舍處也風雨之夕皆獲奠枕楊子法言

寡見篇曰奠枕于京注曰安枕而區區愧佩如何

可言

與孫節推

五帖

乖離契闊

詩擊鼓篇曰死生契闊又東坡先生

二十年始獲一見寒温粗接又復舍去無復異時

注見五卷湖 劇談拊掌之樂 前漢史楊雄傳曰口

守趙中大帖 念之惘然 杜工部集陪四使君登慧 高秋

寢興勝否某久不踏城市 韓文公集病中贈張十

既至則老罷 音疲 不任造請 前漢書張湯傳曰造請

也詣也請謁問 少留則有輶釜之憂 注見九卷台

故常勿勿 湘素記曰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

忽忽之殘缺耳按許慎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

也象其柄有三旂雜帛幅半異所以趨民故忽遽

者稱為勿勿故杜樊川詩云浮生長勿勿兒小且

鳴鳴宋景文公云軍中勿勿所慮百端皆此義也

不償所望念欲從公接慇懃之懃 前漢書司馬遷

酒接慇懃之歡 固未可以喻度也

某向來上冢 後漢史韓稜遷南陽 過郡小留欲事

造請 見前 屬舍弟具湯餅 相素記曰煮餅其來舊

鳩加煮餅世說載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

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

也又梁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為最又荆楚歲時記

云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為辟惡又齊高帝好食

蒸而食者謂之蒸餅而
饅頭謂之籠餅宜矣
暫還方議迴舟徧詣姻族

一望光塵注見五卷已具裝而李氏女子得疾不

可治注見士卷鄭大資帖又祭女二孺人文云與

天乎何辜不畀汝壽秋中黃林卜地先生文集載

一夕遇疾奄忽不救黃林先生文集載

曰曾祖葬武進縣懷德南鄉黃林之後奢又云自

五世父祖至升祖諸父諸母亡弟縣丞亡女安人

凡十八位云又祭女二孺人文先墓

之次卜此新宮祖禰相望我祭其從又欲省妻母

之喪先生文集載龍閣童公綜字于上墓誌云公

今配大碩人四子男曰堯曰未敢與州郡相聞而

荷曰菜女嫁晉陵縣某云未敢與州郡相聞而

闕者前漢書敘傳曰闕尹之喆顏師古注曰謂宦

人為闕者言其精氣奄閉不泄也一日主奄

閉門馳告僅留兩夕客至相屬不克造門歸見爵

里魏志夏侯淵傳曰文帝賓客百餘人人三復悵

然又重以不報之責為負區區愧謝尚冀面陳况

傳聞有閨門之變東坡先生與錢濟明帖恩義至

重追慟奈何然伉儷左氏傳曰施氏之婦已不能

偶也又世說曰孫楚妻亡至祥仍為詩以悼之王
武子見其文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見此使
人增伉偕老毛詩曰君子偕老者注子孫滿前如林
儷之重云能與君子俱老
東坡先生寶月大師塔銘
云子孫也林蔽芾如陰
在世諦中無一不如意
者存沒皆可以無恨所冀有以自廣勿戚戚於既

往

伏承太夫人

前漢史高帝紀曰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

不為列侯亦不得稱

偶屬微恙奄棄壽祿

後漢趙岐傳云自慮奄忽共惟

至孝節推昆仲

爾雅曰昆也昆音昆

不虞

左傳曰不虞君之涉吾知也

大變遽失母慈肝肺摧折慟絕忘生孝思奈何某

屬有行役不即馳赴朝夕詣喪次奉慰不宣

太夫人考終

尚書洪範篇九五福五曰考終命孔安國注曰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陳

不橫

大耄

禮曰八十九曰耄雖有罪不加刑說文曰老考也七十曰耆八十曰耄九十

曰坐閱五世殆是仙聖中来非生死之流也

東坡先生

與范元長帖曰豈世間混混生死之流哉

子孟

幼而無父曰孤

者往往

前漢史其泉賦曰逞前漢史其泉賦曰逞

顏師古注曰逞古往字往

皆是昆仲白首罹此大

故幸至於大故

創鉅痛深

禮記三年問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

愈懼不克任喪制自五十至六七十皆著於經

禮

五十居喪不致毀又曰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又曰五十不成喪又曰六十居喪不毀又曰七十居

喪雖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終身之慕孝終身

慕父固不在號天拍地之間所冀抑哀從禮幸甚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卷之六二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卷之九三

與李推官

洵洵遂竟此歲

前漢史高帝紀曰天下洵洵顏師古注曰洵洵宣擾之意古字不從

水假借洵字用之

信吾生之無聊也

前漢史吳王濞傳曰計乃無聊又張耳傳

曰天下父子不相聊顏師古注曰言無聊賴以相保養也

公方坐穩處

東坡先生與曹

司勳書曰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報有永不叙復指揮正坐穩處亦且任

也而以懷土

懷德小人懷土

不能附託旨莛為恨

爾示書喜聆春秋動止勝常淞東帥止有兩狀皆

為當路者劫取而去

孟子公孫丑篇曰夫子當路於齊又後漢張綱曰豺狼當

路自顧綿力

前漢史嚴助傳曰綿力薄材顏師不古注曰絲弱也言其柔弱如絲

能折春蠶之股

列子云云况欲揆烏捷之鼻知公讀此

可以捧腹一笑也

先生集與王壽基帖云示別紙必遭揆鼻之厄也

與常州張司理

字子賜

別去經宿

爾雅曰有客宿宿言再宿也

佳否公過舊所臨

東坡先生

集有文之出小鬟詩云學語籬鶯在柳陰臨行呼出翠帷深通家不隔同年面得路方知異日心趨着青衫游上苑要尋國手教新音嶺梅不用催歸騎截鐙須防舊所臨

郎髮未衰而桃花顏色已不如故也一笑

先生自注此帖

後云是時莊守撻二隊長之後○唐孟啓本事詩云劉禹錫召還作贈看花君子詩云紫陌紅塵拂

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莸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有言其怨憤者引此詩為證復出為連

州再召還又題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為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花後貶潮州居十年召至京師

人言有道士手植仙桃盛如霞遂有前篇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為主客重訪舊遊無復一株惟免葵蕪麥動搖春風爾因再題云百畝庭中半是

與八十姪司戶

承以中暘伏枕

暘暑病也詩曰展轉伏枕

比及剽問已遂藥喜

注見三卷

不復遣問示書欣審體力益勝西徐得

雨數寸聞洛社已北

西徐公所居也與洛社皆在常州

不破塊

細記董仲舒曰太平之時州檄諸縣出郊勸農農
不待勸盍走群望而禱諸

與祝宰得之 名求仁

二帖

馳心故人之側千里相望無以自見兩辱惠問何

啻楚然之音 南華真經徐無鬼曰越人共國數日

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
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迺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
之徑跟位其空聞人足音楚然而喜矣得之據案

之初去一大猾老吏憚驚便盍擁黃紬放衙也 詩

云文潞公初登第以大理評事知榆次縣新鞞衙
鼓來呈公戲書其上曰置向譙樓一任撾撾多撾

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
紬被弩出頭來道放衙

老病相乘比苦瘡痂癡坐兀然如被囚繫疋殘惡

寒尚未挾纊 春秋左傳師人多寒王撫老饕嗜食

左傳饕 大半不敢下筯 晉何曾曰食萬錢 及是方

間而書債盈几次第酬之故於報問尚有欲陳於

左右者不能盡更埃一信也

與朱宰 守道

三帖

比苦瘡痂侵尋兩時親舊交致方藥以百數無一

驗者延蔓两手遂致閣筆 魏王粲才高鍾繇王念
朗等閣筆不敢措手

公疾有間矣尚欲問安否而莫克薦區區伏蒙遣
騎傳教以愧以喜具審早寒尊履益勝某宿恙雖
未盡除已去十九矣方近筆硯啓報不復綏陳不
宣

雲間並海地汚下而足疾利高燥守道當治一室
以板籍地避遠蒸濕當自勿藥矣大率年過五十
在世諦中所當衛生經南華真經曰南榮越曰里
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苦越之聞大道譬
生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
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
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

脩然乎能洞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
噉和之而也終日握而手不捏共其德也終日視
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
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而已

壽命者留意毋忽

某病餘食禁已放行而領蝟蟀糖蟹筆譚云宋明
帝好食蜜漬

鯁鯁一食數升鯁鯁乃今之烏賊魚腸也如何以
蜜漬而食之大業中吳郡貢蜜蟹二千頭蜜擁劍
四壘。又何嗣嗜糖蟹大抵南人嗜鹹北
人嗜甘魚蟹加糖蜜者蓋便於北俗也 鮓醢之

貺拜嘉欣荷舟還輒以酒酢十斛將區區酒調停
未盡善不敢多致氣候稍寒別遣

與章宰元助

三帖

父於懶放不果遣問示誨感悅喜聆動止尊安

水官期溧水縣屬建鄴尚有歲餘諸公袞袞登臺省唐杜甫集

醉時歌云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廣文先生齎虔

也說者謂袞袞言相繼而登賢不肖無所賢者獨

安枳棘之棲後漢史循吏傳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

蒲亭長考城令王濟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為

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

耳以一月奉為可為太息也不宣

資勉卒景行歸老五年粗了墓送婚嫁之責遂營一區以老

前漢史楊雄傳云有宅一區詒書贊喜愧荷之深某頭方命薄

所向輒值墻屋而九萬扶搖南華真經曰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鯤有鳥焉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博扶搖羊角

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溟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

數仞而下翱翔蓬蒿此亦飛之至也决起蒿艾南華

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决起真經

曰蜩與鸞鳩笑之曰我均為一適也决起而飛槍榆枋云均為一適也

蒙餉滁陽二集啓讀數過一洗耳目之陋幸甚不可言也滁陽自李庶子著名天下公集有滁州重建醉翁亭記云

文忠歐陽公慶曆中守滁陽得琅琊谷幽築亭與滁人游登衛公懷高樓酌庶子泉觀李陽水小篆

徙置谷 **本朝王黃州** 東坡先生跋韓魏公詩後云

中云 世之稱元之者必曰王黃 元之自黃遷蘄州沒于蘄然 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 **歐陽公以道德文章師**

表一世州人號二賢置屋以祠 重建醉翁亭記云

王元之號二賢 **爾後曾南豐記醒心亭** 記具南豐

屋以祠云云 **荆公東坡醉翁** 重建醉翁亭記云南豐記醒心亭

以姓名列於公文之次以為榮 **吟** 重建醉翁亭記云當是時公名震天下流風餘

勝士聲氣相求大篇傑句發於遐想如富鄭公韓

康公王荆公皆賦醉翁吟東陽沈遵為醉翁操而

之辭云 **李邦直記游** 重建醉翁亭記云李邦直

朝衙夕坐燕休之所與夫釣遊之處為 **曾子開序**

琅琊記龕于廳事之壁記具洪水集中

慶曆諸公詩文 重建醉翁亭記云曾子開增治祠

拜馬所以示 **而琅琊山水** 重建醉翁亭記云滁為

邦人尚德也 **遂與峴山俱傳矣** 襄沔記云峴

琅邪王嘗國於此 **周田四百一十步** 東臨漢水又南雍州記峴山名

阿頭山上有驛道漢武秩祭漢水山上有壇壇西

有羊祜碑祜字叔子平生遊憇之地建碑立廟歲

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陸

碑又云杜預好為後世名刻石為二 **黃州** **伍伯**

馬進著為世戒 傳見玉黃州小畜集 **通經學** **已**

士固不埃此而不知書者又不知祖拊卷三嘆而

與楊宰

名煇字元光

五帖

謂公從事去矣不果馳問被誨喜聞前驅

詩伯兮篇云伯

也執爨為王前驅

已反故里歲晏餘寒伏惟侍表均勝元

光壯年當立功名之地而投閑自棄寔為幸天下

者惜也

注見三卷楊樞密帖

某老矣受一廛以託餘命

注見九卷錢舍人帖

坐席未暖而

邊告至復治舟楫舟中五十口如瓠繫

論語云吾豈瓠瓜也

哉焉能繫而不食

不能去殊羨公條然也忽聞飭使報謝

南北講解少紓卒歲之憂矣

詩七月篇何以卒歲注云卒終也

某與元光不惟婚姻之好

按公集載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楊元光墓

表云煇常州晉陵人也祖晦贈太中大夫父植朝散大夫母宜人孫氏又云大夫公之次母宜入余

族姑也垂老矣哭二壯子云

而聲氣之求

易乾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豈應

自外踈投老多病隅坐棄日寒温不接婁采年所

嬾慢之罪尚復何道被誨勤懇具審履茲歲元

前漢

史王裒傳注云

侍奉多慶

某

謂公臨黃巖久矣曾守

名惇字宏

父詩文能傳父祖之學

注見七卷與蘇守帖

如吾元光必已

据客右省書猶待二年之次尚冀詔徵少貸州縣

之勞也

後漢史梁竦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

以自娛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某自北轅始見元光詩文秀出一時餘子莫及也

按墓表云元光少時英爽有大志讀書一過目已通念屬文辭敏妙駿發頃刻數百千言云

老待盡塊坐一隅而寓舍在湘江之東寤寐懷想

於今十年而莫見其面比辱示問究觀一紙之間

不過數十語而文義錯綜易繫辭曰如李營丘山

水短屏圍扇之上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李成字

因家焉成志尚冲寂高謝榮進博涉經史外沛然

有長江萬里之勢世說袁彥伯為謝安南司馬都

惘歎曰江山遼落可喜可嘆也

向大雅姪來過見尊公哀詞石刻公集載楊公大

朝散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晉陵楊公以紹興五

年六月壬戌遇疾卒于岷縣之寓舍家貧喪不能

歸諸孤以遺令葬於縣之清化鄉福泉山之原上

某為兒童時嘗從公授章句公妻宜人又某之諸

姑也念無以致其哀者乃哀之以辭公諱植字彥

安中元祐九年進士第慷慨有大節素貧賤晏如

也左丞蔡卞貴震時欲以女妻公辭不就故相蘇

公讀公文而嘆曰非近世之時文也以館職薦于

朝雖不果用而名號隱然為東南之望矣太上皇

帝即位詔中外實封言事公慨然上書請解元祐

黨錮以崇寬太之恩反復開說有人所難言者久

之有司第其書入邪等坐是斥不用流落州縣三

十年建炎初政稍追錄舊人之在籍者而公已老

矣生三男子曰炬曰焮曰熾皆屬仕籍能力學世

其家炬舉紹興二年進士第煇煇尤長於文辭進
述公平生大節以俟當世能文章名卿大夫功德
識其墓詞曰有美一人兮貌豐頤而頤頤佩芝蘭
而服明月兮冠切雲之巍巍吞雲夢之八九兮吐
千丈之虹霓橫四海而高逝兮背一世而獨馳繫
受才之雄鷲兮挺巨木之百圍萬牛田首而莫致
兮森溜雨之蒼皮嗟黨論之方興兮千夫聚而橈
椎哀古人之離患兮紛白首之纍纍紆忠之憤悱
兮排帝闕之九扉嘉言一發而逢怒兮亦坐鉤黨
而錮之孤犴束味而不鳴兮蚋薨薨而聚醢九牢
棄而不御兮羞董喙而療飢悟驚俗而來患兮終
老乎枳棘之卑栖剡山之叢叢兮刻之冰清且漣
漪杖藜葛屨往來其間兮挾筆瓢而佩鋤犁遂奄
忽而不反兮飛上天而騎箕風厲厲而造哀兮宿
草變而春菲山川鬱其如故兮淚疾下而淋衣遺
巫陽使下招兮寃之來兮是非度中流之兩旗兮
猶像於庶幾

指公名曰嘗移書論刺貴臣而諸公及其

翁某初不知也久之已林胡尚書交訪別稱公文

如哀詞所云而墓銘已下筆屬嘗大忤權貴人未

敢出也省書知已入石他日乞一本幸甚

與臨安王宰傳字慶長臨安府臨安縣古衣錦軍也士帖

示書伏審寒令浸嚴體中益勝比寓封境前漢書刑法志

曰提封萬井又地政聲籍甚前漢書陸賈傳曰名聲籍甚孟康注曰書

狼藉甚盛蘇鶚演義曰狼藉者物雜亂之稱狼豺

狼也籍者藉言狼起臥遊戲多藉其草而草皆雜

之成先生文集載臨安府臨安縣學記曰三代之學尚矣自京師至於黨庠遂序皆有自幻壯

至於老自天子至於公卿大夫士皆不可一日而
去於學養老勞農鄉射飲酒論獄受成獻馘之事
一皆出於學而賢能之書攷言選藝之政又皆興
於學當是時也王道大洽人文化成士有常心家
無殊俗自朝廷之上以至四方萬里閨門側陋之
隱君子宿道向方小人修慝徙義武夫好德賤妾
知命牛羊之牧不踐行葦有一不善如見怪焉固
已不容於其間而絃誦之音洋洋然所謂比屋可
封者周道衰學校廢時君世主惟錢穀甲兵之問
而不及於俎豆於是謀夫說客擊劔扛鼎雞鳴狗
盜之徒皆得以靡衣玉食館於上而王者之迹熄
矣間有豪傑特起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而卓然自
立於世者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乎已道雖不行
乎天下必行乎妻子孝悌者人子事親之常道也
卿大夫得一人焉以為獨行而表其閭忠義者人
臣事君之大誼也太史氏得一人焉以為奇節而
列於傳唐有陽城隱於中條山而遠近化其德爭
訟者不於有司而赴於其門太宗以一旅定天下

而房杜王魏之勲獨出於王通之弟子嗟夫三代
之王同四海於一堂之上人人有慕君子之行而
世衰道微僅得一二於千萬人之中可悲也巴臨
安府臨安縣舊有學在令治所東南隅自三舍罷
廢再更方臘之亂掃地盡矣而縣以春秋釋菜著
於令蓋嘗改寓西即佛舍之保錦院為學帥其屬
以祀孔子紹興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朝
請即知縣事王侯字慶長相其宮湫隘破露上朝
無蓋障旁無生師之廬不足以稱天子隆儒重道
教養多士之意乃議徙故地少西屋而垣之一邑
之豪欲進子弟於學者相與圖之如不及於是門
闥靖深殿寢崇邃講藝之堂栖止之舍庖湑庫廩
皆具又命工更塑先聖先師之像與凡從祀者十
人巍冠盛服配食侑坐凜然如生侯乃涓日齋戒
屬邑民之秀者陳牲幣三獻之禮禮成父老聚觀
太息以為未嘗有也乃為書抵故人孫某曰縣之
新學成為我記之臨安東南一大縣在長山大谷
中桑麻絲枲之富自足而無貧民惟侯好學知方

不務出奇以立聲威而以教化禮義為世標表有
古循史之逆俗怙殺牛吏數十令峻咎朴嚴賞捕
莫能禁侯至遂徙業人死則習用浮屠法舉而
之侯告以喪死葬埋之制其俗大變及是奉詔脩
起學官士民向化興於行誼彬彬然比齊魯焉凡
為屋若干楹經始於下詔之十二月而落成於明
年九月之望余聞之士非懷居也而環堵之不庇
士非謀食也而藜藿之不充於以求道豈不難哉
故自一畝之宮進居廟堂論道之地自一簞之食
起從九鼎大烹之享皆上之人所以養賢之具夫
食焉而怠其事雖朽者不敢一日捨墁而嬉况承
學之士蒙被教養之澤而忽焉不省哉居相群出
相友鑄磨攷練以充其材窮為匹夫化固願以所
一鄉達為公卿善天下無愧於中而已

聞揭之金石

文中子銘于金石

而文辭骯骯

前漢書枚乘傳曰其文骯

骯類師古注曰骯古委字骯音被骯骯猶言屈曲也

不稱為懼更辱褒予

之過愧汗而已不宣

十綾重餉不當丐免屬此北歸親舊委屬凡致餽

謝皆不受止拜由拳之貺

由拳聚落名也在臨安縣治之西數十里村氓

往往業紙以自給其質勻細而重厚為江浙冠目曰由拳帑也

亦足以當領重意

也諸生亦致厚遺

前漢書叔孫通傳曰為高祖起朝儀召魯諸生三十餘人皆

不敢啓封掩亦望致此區區

比自荆溪上冢還得所遺書屬使人已返訪便未

獲又領手教具審動止萬福某山林投老日從漁

樵於寂寞之濱

韓文公集答崔立之書猶將耕惟於寬閑之境釣於寂寞之濱

公高誼莊子楚昭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誼甚高時在尺書

注見心卷訪問存沒嘗恨古人不可復見清逸潘延之贈

郭公父詩曰休恨古人不見我尤喜江東獨有卿不圖晚遇得慶長於姻

戚之中爾雅曰婿之父為姻又曰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也幸甚過望不可

言去秋妻母會葬邑人談公不去口韓文公集答楊子書曰東

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又東坡先生與秦太新令

虛書曰公擇近過此相聚說太虛不離口尹論語公治長篇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

令尹何如忽揭一榜民戶不得還私債初亦欣然

已乃扣緩急前漢史孝宣帝許后傳曰緩急相護又刑法志曰緩急足以相

死又曰緩婦人剪髮入市持男易斗粟鬻賣農桑

之具流逋注見士卷揚州榮守帖紛然遂復揭榜令上戶放

債試觀此一事如公安得不去思乎前漢書王成黃霸朱邑龔

遂召信臣所居人富所去見思生有羨號死見奉祀又何武傳武字君公蜀郡人其所居亦無赫赫

名去後聞封內雨暘調適蠶麥豐登茲固善政所

感也

某頃首比領誨荅已復月餘即日連雨尊履復何

如伏惟動止萬福某復有吳門注見平江王守帖中之役拘

縻未果儻遂此行過境又得款見慶長為無錫宰故云

其頃首新宜興宰陳德振九域志常州毘陵郡軍

一百二十里二十六其兄坐累拘籍田產後得旨

給還獨有屬無錫者九域志曰常州毗陵郡軍事

三十三猶未盡得一劄馳扣望特達之賜追幹人

佃客等盡數給還幸甚此物自降旨揮後不屬官

又未歸陳氏而為小人乾沒前漢書張湯傳曰始

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注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

為乾失利為沒也顏師古曰乾音于又魏志傅嘏

傳曰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自激於乾沒乎晉

潘岳與賈謐為二十四友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

足而乾沒不已乎裴松之注魏志曰服處直以乾

沒為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如淳以得利為乾

失利為沒又不可曉愚謂乾讀為乾燥之乾蓋謂

有所激射不計乾燥與沉沒而為之也蘇鷄演義

曰乾沒之義如陸沉之義陸殊可惜也想辱矜營

地而沉不待在於水中也頃首上啓側聆移疾前漢書公孫弘傳曰乃移

其頃首上啓側聆移疾疾免婦顏師古注曰移病

謂移書言病也其亦緣衰病不克具一紙省問但

一曰以病移告極愧仰初暑共惟動止萬福其自春盡痰欬暴作

鼻嚏出涕不已夜臥則熟寢至明日興則涕唾如

初及是方小間猶未盡除上狀草草

其再拜昨聞權守移婺女先生文集載賀權守提

舉啓一首○九域志云

婺州東陽郡保寧軍節度治金華縣古東陽郡渠

也隋曰婺州以其地當婺女之分野以名之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稱道慶長不去口

注見前第三帖

想惜其去也

某

嘗為邦

基于合肥曾守

九域志云淮南西路廬州廬江郡保信軍節度治合肥縣

報云

書來稍晚已為人所先遂詒書

左傳鄭鑄刑書樓叔向詒書子產

漕和守求之又云何不少忍須臾

前漢書賈山傳曰願少須臾無

死其意欲自薦也恐欲一知

某頓首上啓比聞進秩

前漢史宣帝紀吏有政績者不即移易就增秩賜金

欲使人安其化也

不獲贊喜春序寒燠未調共惟動止萬

福繫舟

莊子曰泛若不繫之舟

開利

先生文集載常州無錫縣之北少西三十

里有大佛刹曰開利寺寺之興自蕭梁時距今六百餘年事具職方郎中林成德所為記至和中有

大富長者即寺之西南除佛地撤敗屋數楹始改築焉廣宇穹堂極一時巨麗招選名僧開演教乘

為衆說法已乃籍田利之又歲廩米數百斛俾日有餘以待四方學者別號藏院建炎之亂官舍其中不戒于火一夕而燼積六七年

有僧普能等募衆力一新之云 趨南徐省參政

兄之喪門牆在望不果造謁

注見去卷孫節推帖

第極瞻悵

某每過開利見占據僧舍者多不至但取賂而免

玉篇賂力故切遺也

又有已占一居又干縣指占以一人而

占二室其意可見冀公察之

某頓首再拜別去彌月入境喜聞起居狀為慰冬

溫伏惟尊候萬福

某

蒙遣騎

古樂府云遣騎問所須

詒書

注見

前逆於道上為禮過矣舟次津亭伏謁門下前漢書司馬相如傳臨叩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交驩

某皇恐投閑韓文公進學解無筆吏前漢書曹參傳曰起秦刀

筆輒具手狀言謝某欲借五夫能負轎者并小吏

供造請之後注見第八帖幸望輟遣東坡先生和陶淵明移居云誰令

近市日有造請後

與張朝奉字墨卿

辱教喜聞尊履安穩窮辟如坐井東坡先生與司馬溫公帖云謫

居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省書方知拜宮耗先生今又借坐井觀天字也

僚之命身在日邊晉書明帝諱紹字道幾中宗長子母豫章君幼而聰哲年數歲

常置中宗膝上會長安使來中宗因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日遠中宗問其故答曰不聞人

從日邊米居然可知爾中宗異之明日會群臣又問之對曰日近中宗失色曰何異日昨之言對曰

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唐太白詩曰正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後世遂以日邊

為帝而有退食委蛇之樂詩羔羊篇曰委蛇足慰

高懷尚冀保練別應休命尚書說命篇曰疇敢不

美命也又說命下篇曰敢對不宣揚天子休命注受美命也

與王朝議字升明

向傳尊公待制王待制字豐甫欲寓慧山先生文集陸子泉記曰慧山距

無錫縣治之西五里又南徐州記慧山南比數十里山領東西各有泉皆合溪西南入太湖餘見與慧山長老日日以冀前漢史賈山傳曰直與之日帖注中

日日如望歲焉注見西卷五越國南轅先生文集

脚大資帖云共惟越國太夫人故左相岐公之女太宰華元王之配資政殿大學士之母孫簪笏

侍從者亦不可勝數云又聞具吳門之裝謂得

一見父之遂傳訃音玉篇訃芳付切追懷平昔推

獎之厚獨異於眾人俛仰之間莊子傾仰之間遂隔

幽顯東坡先生與范元長帖云翰林不覺涕淚之

橫臆也杜工部集苦戰行云別時孤卜地吳門與

越國相望十里間耳先生文集載慰鄭長卿帖云

不若東西之深且厚也恐須就蘇湖杭三州訪求

之固有山靈祕藏有待而出者又二帖云審聞卜

地雪也吳興士大夫家塋相望固知有待而後出哀

千人今國太所卜廣袤千畝固宜待而後出哀

少慰也宜春治宜春縣古跡有宜春臺又圖經云

袁山昔有高士袁京居之所活何止千人前漢史

又有漢宜春侯成冢云所活何止千人王翁孺

為繡衣御史逐捕群盜及吏當坐者翁孺皆縱不

其興乎後孫女為元皇后又後漢鄧后傳曰初后

叔父陵言嘗聞活千人者子孫必有封足訓為謁

者修石白河歲活數千人入掖庭未幾為皇后云家家

福後后遂為良家子入掖庭未幾為皇后云家家

畫像祠之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王氏之

興殆未艾也先生文集載與豐甫待制帖云南
比屋皆是何止活千人矣天定勝人世世子孫用
之唯恐不盡云又東坡先生三槐堂銘序云由此
觀之王氏之福始未艾也

與蘇朝議字仁仲

二帖者

楓橋遣狀先生文集普明禪院記曰楓橋寺
實妙刹普明禪院而不著經始歲月唐張繼張
祐嘗即其處作詩詠遊吟詠至今楓橋寺遂知名
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建

浮圖圖成至乾祐中改賜普明禪院云

覽薄寒楚辭曰聊慄兮體力何如過郡幸遇故人

一笑之適轉首已墮渺茫唐韓文公集盧中郎雲

歌以和之云歸來辛苦欲誰臨書惋悵

使君注見去卷臨州不專用大馮故事前漢史曰

河上郎在職公廉與野王相代治行相似而多恩
吏民乃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
明聖智惠吏民政如魯衛而文雅緣飾前漢史公

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而文雅緣飾孫弘傳曰

吏民緣飾以儒術顏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自成

衣加純緣者又翟方進傳以儒雅緣飾法律自成

一家又得別乘之賢如今岑范可以閉閣坐嘯也

去人生踈望指似東坡先生次黃魯直古風韻亦

後漢史曰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
守成瑨以岑暉為功曹皆委心聽任於是兩部為
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一書致謝
詔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一書致謝

書抵崑丘即平江府崑山縣也巴見莫木續地名屬吳郡去太湖甚近為附送也細故煩溷皇恐

與錢朝議字文仲

三帖

衰老久安懶放不復飾固陋之詞於舊交新貴之門矣公必識此意也履茲徂暑共惟台候萬福大暑如燔釋名曰暑煮也病夫喘汗而已遣狀草草不宣

學省追從文選沈休文有學省愁俯仰一世東坡先生

與吳秀才帖云少時在冊府尚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濶禰仰一世與君相遇故人擁

千騎古樂府陌上桑羅敷行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向用識夫

從驪駒過家後漢韓稜遷南陽太守特聽其以

廢錮左傳曰于商任錮藥氏也前漢待盡田里

趨舍異路不敢相齟投老營巢方獲一枝之託莊子

逍遙篇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郭象注曰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

之財也音義云交親贊喜遂枉重問慰籍累紙後漢

鷦鷯小鳥也史隗囂傳光武所以慰籍之良厚章懷太子注曰慰安也籍薦也言安慰之薦籍之足以追

配張公之善頌矣禮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

與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

夫於九原也凡面拜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齋釀出境不到權門獨賁衰老高情重義固自超

然拜貺非所宜蒙區區前漢史禮樂志曰河間區區小國藩臣顏師古注曰

小貌也又楚王傳曰豈為區區之禮哉莫喻感戴之意

與吳江曾丞

二帖

別去彌年雖系心不置而書問廢缺為忤連獲兩

書喜聆萬福秋氣日佳垂虹對月吳郡圖經云吳江利往橋慶曆

八年縣尉王庭堅所建東西千餘尺用木萬計繫以俯欄甃以爭甃前臨具區橫截松陵湖光海氣

蕩漾一色乃三吳之絕境橋有亭曰垂虹蘇子瞻嘗有詩云長橋跨空古未有大亭壓浪勢亦豪非

也虛語舉杯屬影便作三人唐李太白獨酌詩云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又賈島翫月詩云但愛杉倚月我倚杉為三固不落莫也

向來幼安朝議每誦佳句唐杜工部上常左丞詩云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

新想見風采前漢史霍光傳初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注云采文采也

比過所臨僅得一面已約莫壽朋董令升以中秋

共集於松江接奉俊遊慰此區區

與李主簿字信可

比苦瘡癩涉兩時韓文公集人日城南登高詩曰涉七氣已弄而後復

面墻論語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隅坐前漢史刑法志曰古人有

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嚮偶書研東坡先生集鳳

而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書研味石研銘曰治

為書研紙奩棄置青箱雜記載孟東野下第詩不

美無有紙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不

省久不相聞忽枉手教喜聆即日動止萬福圖南

之翮莊子逍遙遊篇曰北溟有魚其名為鯢鯢之

是鳥也海運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齊諧者志

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

塵埃也生物以息相吹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

而無所至極耶其下視也亦若是而已矣且夫水

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

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風之積

也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

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

乃今將非枳棘所能留後漢史王渙辟仇香為主

圖南云非鷹鷂之志乎香曰以為鷹鷂所棲也

罪得無少鷹鷂之志乎香曰以為鷹鷂所棲也

如鷲鳳渙乃謝曰枳棘非鷲鳳所棲也

飛注見五卷為洞心駭目之觀也張右丞帖重九

後晉陵常之胥輩言公與唐丞試諸生安王宰帖

窮其所不知東坡先生上梅龍圖書曰親較多士

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非以掩其所不知

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目之間

蒼皇擾亂偶得偶失衆狙皆怒注見五卷奮起群

之歎君子以為近古衆狙皆怒注見五卷奮起群

噪狙擊史記留侯世家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服虔

敗面方疑駭間而小姪自安吉九域志湖之外邑

一里十六鄉一歸見公改轅固無恙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恙取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虫也食人心凡相勞問者曰無恙乎非為有疾也又前漢史賈誼傳云六七公者皆亡恙顏師古注曰無恙無憂疾也日來毀譽皆類此可以發一咲也

與汪簿名大雅字伯言

二帖

服膺之文禮記中庸篇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比獲瞻近而以尊公嘗顧存於流離竄逐之中一見欣對如舊識也別去彌月暑雨眠食勝否望誤想已高脫衰老塊坐一涯無繇踵門日佇新寵展

慶

紹興初抵罪投荒交親解散相視如涂人行至三衢尊公未嘗識面而哀窮悼屈見遇如骨肉館置郊寺聚餼糧詩公劉篇云乃裹餼糧說者以為乾食之糧也具車乘留寓

彌旬酒醴肴果藥物之餉無虛日坑窞中正懷下

石之懼唐韓文公集柳子厚墓誌銘云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

徵逐謂謂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窞而天幸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而天幸乃如此北歸之初少卿方即榮路固不敢相聞後

七八年吳信叟為郎妻黨中最見厚者每通書但命門人代書一二紙見答以此占之罪垢猶為親戚之累故不復強聒少卿聰明必諒此意一書乞置家問中更冀一言道此曲折

與平江吳江林尉 字山甫

比上記審已聞徹顯使示報喜聆大暑佳健炎敲如燔無迎來送往之勞而有長橋弄月對水之適

注見此卷吳江魯丞帖 第以不獲陪一笑之樂甚恨

與張提幹 師是

一帖

分別已復徂暑 詩六月徂暑 大施造官不獲追錢亦不

克寓一紙占叙離索之情 子貢曰離辟索居 奉告開讀惕

然具審新涼眠食安佳某日益老矣兩地 注見太卷汪少

卿帖 相望接奉無期臨書悵惘不宣

一行作吏著身鳧鷖行中 注見九卷台守魯郎中帖 俗狀紛然

可厭也山陰有千巖萬壑之勝 注見三卷胡樞密帖 機幕素

號無事輕裘緩帶 注見一卷孟少傅帖 扣歷泉石 東坡先生翼哀詞

鍾覽觀江山扣歷 訪古人之遺便可優游卒歲矣 石步犖确

所冀厚自持以須新拜

與新恩孫學士 少逸

二帖

舟還未幾忽苦痰欬眠食大減未果馳問示誨喜

承墨榜奏名

賈魏公譚錄賈君常問放貢人榜右語及貢院字用墨擅書何也對曰聞

李綺侍郎將放舉人命筆吏勒紙書榜未及填右語貢院字吏得疾禮部令史王相方善書召令終其事值相醉染筆不能加墨迨明方覺字舛屬方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法之遂成故事

臥病聞之欲拊髀而起也發策必不在第二矣別

行展慶

蒙馳貺生日之餉幸甚春風得意之時當賦走馬

看花之句

青箱記云孟東野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曰兩度長

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登第詩曰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氣宇不宏偶下第則情隕獲如傷刃劍以至下淚既登第則志意克溢一日之間花看盡而高辭寵借存記衰莫何其速耶後授漂陽尉卒

音開闔數過愧謝不可言也

與李主管 舉之

八帖

使還具報審已浼聞復枉誨帖喜承侍奉佳健某

比年姻舊吊問無虛月方解裝而獲所賜教釋檐

就凡案作謝不復謹好不宣

蒙錄賜諸公唱酬之什而使君

注見九卷亦以玉

霄和篇見遺詩具台守魯史幸甚天台自孫興公

一賦之後孫綽著寂寥無聞詩人已來獨有杜子

美杜甫集中有懷台州鄭司戶詩云天台隔三江

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又壯遊

詩云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餘恨不得

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廬丘墓荒劍池石壁側長

洲芟荷香嗟峨閩門北清廟映回塘每趨吳太伯

撫事泪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七

首除道晒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凉剡溪蘊

秀異欲罷不能忘歸輒拂天姥中歲貢舊鄉云

蘇東坡注見九卷台數章妙絕今古而子美崎嶇

兵亂轍迹半天下獨未嘗至其處而東坡亦述夢

中語耳建炎南渡遂為名城寓公羈客騷人勝士

登高遠望唐韓文公集送李愿歸盤谷序援筆臨

賦晉陶靖節歸去來辭殆盡一山之勝而吾舉之

超然獨出於其間遂與此山俱為不朽也

向聞欲省婦翁於南徐東晉置南徐州治過鄉州

枉十里之駕想欣然為著鞭也晉史劉琨曰祖今

遂移牧吳門相望二百里一見之喜又墮渺茫中

矣唐韓文公集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二

章歌以和之云歸來辛苦欲誰為坐令再往之計墮萬一屬鄭翁具一舟飭數卒挽而西朝發而夕至也

尚未識面而續藏詩文論語云韞櫜而藏諸已累數萬言矣

東坡云新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前漢史張良傳贊曰聞張良之

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梧師古曰魁大貌也悟者言

其可驚悟今人拊卷三復容三復白圭想見超然

拔脚風塵之外也晉庾翼報庾冰書曰兄弟不幸

外奉教累紙喜聞即日侍奉勝常傳聞來春過婦

家於南徐儻辱枉道臨之論詩說劍南華真經雜

篇一樽共盡無復江東暮雲渭北春樹之嘆唐杜甫集

春日憶李白詩云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實慰區區不

宣

某異時藏錄李邦直雜文數篇秘愛如金玉晚讀

淇水集百卷而以蛟螭雜螻蛄為可惜唐韓文公贈崔評事

詩云才豪氣猛易語嘗與客對七筋稱相臺志序

之工淇水集相臺志序云左朝奉大夫李君憲守

曰美哉茲土也蓋自商王河亶甲曹魏元魏高齊

皆嘗以為國都有美里之域蓋文王之所厄窮演

易而興周者也有忠臣義士西門豹嵇紹宋景之

祠有李固杜喬之墓其山有遯世之民孫登之徒

之所廬而居也舊鄴廢矣而金鳳銅雀之臺遺趾

在焉有魏武之西陵昔曹氏故官遺老所望而悲

也有韓忠獻之碑公既尊祖宗安社稷任兼將相

以終以尚書令塗于此神宗皇帝製銘以著其

功與德邦人之所睇瞻而敬愛之也徙倚西望則
太行林麓天下之秀如植屏如立掌或嶺萃如屯
雲或嶽立如駭獸其瑰恠突兀可以儕終南友太
華而兒童視閩蜀之山漳洹淇淦由山趨平地屈
曲隱見行岡阜間可渠以田可舟以漕或以為城
邑之濶槩言之則其地平廣闊大狹上黨撫襄國
蹠澶液衛常為天下要君既覽觀其迹傷其興亡
得失起伏之變而且歎息賢人君子或血食以忠
義或死而不沒以功名欲以傳之於亡窮以為善
惡之監也而君有學世千家有才有見于用州事之
餘能究遺策通往古乃緝以為相臺志若夫水經
地記正史別錄士大夫之傳釋氏道流與野人之
語靡不該採至于硯評藥目獨附著于其後蓋亦
備矣其纂述者君之子回其校考者州之學官陳
忠之誌成鏤丁板凡十二卷而以書抵長安守李
某曰請為序以冠其首某之祖考葬安陽而志有
褒語逮不肖遂報而不克亟就令真定君又馳使
督取某乃移書于州求刊滅裂語而為之序以敬

承君所命焉 客云乃德州風土記耳謂中有兒童視蜀

山之語為之失笑噴飯

辱示新篇適有行役舟中啓讀數過駭嘆不已昔

人琢肝腎韓文公集贈崔立之詩曰勸君撚鬚鬣

東坡先生集載梅聖俞客歐陽晦使人畫茅菴已

居其東一琴橫牀而已曹子作詩四韻僕和之末

句云應調折絃琴自和撚鬚句蓋用求一字之工

唐人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語也

而不免寒儉有僧態鑑誠錄云賈島初赴名場忽

僧敲月下門初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鍊之未定

遂於驢上以手作推敲勢不覺行半坊觀者訝之

時韓公愈權京尹意氣清嚴威振紫陌經第三對

呵唱鳥猶手勢未已俄為呵

島方覺悟顧問欲責之島具_其倘得一聯吟安一字未定神游詩府致衝大官公立馬良久思之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島同入府署後為僧改名無本後又東坡先生曰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其得味外之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唯聞棊聲公詩語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

豐融贍麗皆談笑而成者固當命島可為詩奴矣

東坡先生贈廬山宣祕大師詩曰雄豪而妙苦而腴只有琴聰與密殊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疏筭到君無香林乍喜聞蒼蘆古井惟愁斷轆轤為報韓公莫輕許從今島可_謂詩奴東坡自注曰島可事見長每誦佳句杜工部集奉贈韋左丞必與識者共之未嘗獨享也東坡先生答毛澤民書

出示念欲牽課數句致嘆仰之意舟還來介索去

又不果老繆之罪奉告具審即日侍奉萬福尊公

目眚音所景反說文曰目病生翳一曰災眚先

書亦云方藥率用菊茆芎藭之屬此詩公未嘗入

居如齊無聲伎之奉雖作障翳王剛中樞密王

以一鑿應手豁然但此公多怒非養病之宜尊公

深沉之度又有萬金產如公者韓文公集贈張籍

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出踉蹌越門限懼其無所

知見則先愧赧昨因有緣事上馬插手足慰目前

笑而筦指渠相賀言渠是萬

劑之後砭悲廉反以石刺病也亦作砭便當敗然去體也

辱示試藁讀之如所聞也前漢書淮南王傳曰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遺

謂為文之藁草顏師古注曰草應卒然之問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就之而不見所畏馬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而博覽強記後漢王充傳曰博覽百家

之書晉張華傳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云筆力注見杰卷一姪剛定帖雄贍

如此衰老亦自歛衽注見四卷平江政和初張樸

試馬式銘有司以滅沒二字不敢收而滕康中選

名聲出其下遠甚今舉之大類此也比睹爵里注

杰卷與孫節推帖所臨幾盡一國士或乘扁舟一日千里

或遇勝景終年不移按唐尚書膳部員外郎劉全

紀不著此語而曾南豐先生李白集序云劉全白

為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

年不此故事可追也

李學士注孫尚書內簡尺牘卷之十四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卷之九



